

我们丛书

青草地

陈爱萍·著

这天晚上并不是个好月圆的夜晚。月亮若明若暗，有时鬼脸儿似的，远处有人声，看不见人。婉和央走在县城郊外的公路上，不时有汽车灯晃过，后来央和婉很自然地走进了公路边的一条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脚下是青草地，在车灯晃不到的地方，央和婉沉默，月儿缓缓穿过一片云层，央和婉各自很小心地瞧一眼对方，一阵幽怨，央和婉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仿佛对方是磁场，又似乎后面有一股温柔的大手在推动自己。婉哭了，央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喜泪，这又不是谁逼迫，央怔怔地望着，很久没有汽车灯晃过她过了。



广西民族出版社

我们丛书



青草地

陈爱萍●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草地/陈爱萍著.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0. 9

(我们丛书)

ISBN 7-5363-3816-3/I · 943

I. 青...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6895 号

丛书策划 李华荣

责任编辑 蓝芝同

封面设计 张文馨

责任校对 陆玉莲

责任印制 余秀玲

●我们丛书●

QING CAO DI

青草地

陈爱萍 著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52 千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363-3816-3/I · 943

定价: 14.00 元

目 录

1	父老乡亲
47	大白天
77	吃饭
104	抚恤
121	田厂来的女人
134	青草地
148	买张彩票好发财
181	后记：左右彷徨

父老乡亲

1

开始叔叔们没想到我会帮他们弄到钱，因之一开始叔叔们也就没想到过找我给他们弄钱。什么呀？陈二狗，鼻涕满脸地上爬的，毛孩一个，办不了事。再说咱也混得不太好，畜牧局。我在办公室接电话，我告诉别人我是畜牧局。对方问，什么畜牧局？什么叫畜牧局？别人这么问，显然这畜牧局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就不太高，知名度不太高无疑那社会地位肯定也就不怎么样了。你要说人民银行，税务局、财政厅，别人立马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有钱的单位。什么？畜牧局？还不懂。我急了火了，畜！就是牺牲的那个畜，牧就是牧羊的牧。牧羊，太诗意太文雅了。放羊，懂不懂？放牛放猪放狗的那个放，就养的意思。畜牧局也就是管猪管牛管鸡管鸭的局，也就阉鸡阉猪阉鸭的局。懂了吧？哦，还算懂了。人都得吃肉么。

我在这么个地界混，叔叔们当然不会想到我。后来想到了是叫我去带路。我大学毕业分配在这座城市好几年了，不说瞎了眼也能摸出去，哪条街跟哪条街大概还是弄得清楚的，还有那些个比较著名的单位，比方财政厅之类的，在哪个位置，我大概也还

是知道的。

叔叔们一块来了三个人。我叔叔是我老家村公所的村长，一个拥有五千多人口的村的一村之长。我叔叔不像赵本山演的电视《一村之长》里的村长那么憨，也没有赵本山演的村长那么精（聪明），我叔叔就我叔叔，一位具有着农民式的朴素、沉稳的村长，或说是现今我国农村中那千千万万个村长中很真实的一位，五十三岁，脸略长，也不是马脸。沉默，一般状况下，或大多时候我叔叔都沉默，或说是有点木，不太爱说话，有时候话也挺多（村长嘛），一出口的话语必是经过自己脑子分析比较深思熟虑过的东西，当然也说废话。来的另一位是校长，我老家中心小学的校长。校长则是一个明显地带有那种小农经济式的狡黠的、农村出来的、现在还活在农村中间腹地的非农业人口（干部）。一眼望去，校长就绝对比我叔叔精，四十多岁，小眼睛，讲客家话，校长要不比我叔叔精，那么做村长的就应该就是他而不是我叔叔，说我叔叔没校长精，当然不是说我叔叔笨到头了傻到头了农民才选他做村长。这是个说法，农村中的说法，村长就是村长。还有一位也是五十三岁，也是小眼睛，在我老家老街上开了个小糖烟酒店的小店主陈灵，也是那种带有小农经济式的狡黠的那种农民，不过他这种狡黠含有极大的农民的纯朴实在的成分，他这种狡黠是那种自己绝不额外多占别人便宜也尽一切可能不让别人多占自己便宜的那种狡黠。

我在这又是狡黠，又是小农经济，又是小眼睛地说我的父老乡亲，并不是说我想贬他们踩他们而显出我的高来，说他们身上具有的那种很强的农民式的习俗特点，就好比说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特点、生活习性，比方说有人介绍瑶族或壮族等等的有某个什么什么的特点，你能说这人是在损别人，破坏民族团结吗？所谓民族性就是世界性，地域而已，就这么存在。我绝不是像莫言、张艺谋弄的那《红高粱》里的我爷爷我奶奶往那酒里撒泡尿那酒倒更醇更香更好喝了还给它起个漂亮名称叫“十八里

红”，要换了现在还可以出口那样，去作践我的先人父老乡亲酿酒师傅，那么着我恶心。我不知道往酒里撒尿这细节是莫言写的还是张艺谋弄的，我懒得去查证。据说张艺谋的《红高粱》出来后，青杀口那一带的民众说张艺谋要再回来，非宰了他不可。其实我叔叔他们相貌都挺好，没秃头的，尽管有小眼睛；尤其我叔叔，相貌堂堂一脸正气的，像《沙家浜》里的郭建光。只不过老得多瘦得多缺个感觉而已。

叔叔们叫我带路原是因为我老家学校的楼板塌了。

2

那天是冬日里的一个上午，太阳很好，太阳很好但那阳光给人感觉却是虚的，不暖，暗处还是冷飕飕的。我不知道北方的孩子课间休息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南方的孩子，即我老家那一带学校里的孩子，冬天课间休息时喜欢挤暖（习惯？习俗？）。反正课间休息这么十来分钟也没什么玩法，也没什么娱乐设施，也没太多的时间，除了撒尿就是追逐，东跑西跑，女孩子跳跳绳，完了就是挤暖。所谓挤暖就是课间休息时一大群孩子往教室一个角落里挤，你挤我我挤你，活动、发热，这么着就叫挤暖。喜欢挤暖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孩子们的衣衫都不丰实，就挤。城里孩子没这个玩法。我老家小学三年级一个班的男孩（主要是男孩喜欢这么玩）在教学楼二楼（也就是二层楼，泥木结构）一个教室里正起劲地挤，孩子们很兴奋，呼呼地喘气，砰，一声巨响，一股黄尘上冒，整个角落的楼板都塌了。好在那墙没塌，屋顶上的瓦片也没往下盖，就塌那么一大个窟窿，重伤两个，轻伤八个。我叔叔的小孙子，也就是我的堂侄儿，左手骨折，额角上还起了一个牛角样的大包，没出血。

这楼板一塌，还伤了人，校方和村委会开始强烈地意识到，

该起新教室了。

学校的三几栋平房教室，都是民国时期留下的。塌的这一座是学校惟一的二层的教学楼，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公社给起的，政府有关方面早已鉴定其为危房，没法，教室不够，还得用，那可是楼上楼下十间教室的呀！也不是说学校跟村委会以前就从来没想过盖新教室，想呐，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们都分田到户了，人民公社也散了，都干自个儿的了。这学校，公家的事似乎也没人管了，政府号召生产自救（大方向吧），以校养校，或以副养校。这么着，我们这地界，有条件的学校在每学期开学前就勒令每个学生在开学前必须自行上山捡来油茶子或桐油子十数几十斤（以年级的高低来划分任务的轻重），你在自家的林地里摘来交也行（这不算学费，属赞助或捐款性质，或说叫勤工俭学吧）。有的就提高学费标准，要不现在为什么满世界地嚷学校乱收费高收费，怨声载道，骂声不绝。什么学费、杂费、教材费、桌椅费、图书费、厕所费、代课费、劳务费、厨工费、建校费，多了。我对这个学校收费如此之高就很有看法，尤其是农村。前段我在农村社教半年，我就发现很多的农村中下层收入的家庭，就因为难以承受这昂贵的学杂费，而逼迫自己的子女退学。读书干吗？这么贵的学费，读完了干几年活也挣不回来，反正又考不上大学，认识两字就行了。回吧，孩子，看牛去，打柴还能挣几个钱呢。以一斑窥全豹吧，我社教所在的那个村就有十几个孩子因为这而辍学了。想想，中国有八九亿农民啊。若干年后文盲遍地并不是危言耸听，到时再跟共和国解放初期似的再来这么几次扫盲运动、识字班之类的，那工程可就大了。这么想着农村的那些个孩子，我有点伤心，夜里在村公所晒谷坪前望着朗朗清月莽莽群山，就潸然泪下。

我叔叔和校长强烈地意识到该起所教室时，就想应该有动作了。

其实早几年校方就有行动了，就前边说的高收费，比方那建

厕所费跟那维修教室费，我老家的小学就已经收了好几年了。当时目的很明确，收这么几年，慢慢积攒下来以后好起新教室。当然也不排除学校会用这些钱的部分来给教职员工发奖金的可能。这么看来，某些学校的高学费高收费似乎也可以同情理解似的。

这么几年收下来，总有好几万的吧。学生家长就操了：年年收厕所费、维修费，年年那厕所、教室还是那个样；妈的我那儿子要掉厕所里，我就剁了校长你那老鸡的。

校长有点心寒。

我老家学校那厕所男女一边就那么四五间，且厕所楼板一踏上去整座楼都颤悠悠地晃，似乎那楼板随时都会咔嚓一声断下去，那粪池看下去深不可测，蓄这么一池黑色的粪水。好在孩子们十数年来总也没人掉下去，要拉屎拉尿的大都跑回自家的猪圈拉，肥水不流外人田，节肥，人粪尿，农家宝。还有的就到林地田野里拉野屎，微风吹来，也不臭。当然也有上学校厕所拉的，是来不及、忍不住了才到那儿拉。

想动作了就动作吧。学校跟村公所迅即就学校楼板坍塌一事请乡教委、县教委、乡政府、县政府的领导来视察，并就此请政府补助款项再建教室。有关部门政府领导下来一看，还好，没死人。这儿又岔一边儿去，我们这儿的政府有话说，天塌地塌，只要不死人就行。因之，只要一有天灾人祸洪水泛滥之类的，立马就想尽办法从外边调粮食来，填饱肚子，不饿死人再说。要饿死人了，那事可就大了，共产党，为人民，都解放这么多年了，社会主义国家还能饿死人。你那乌纱帽别戴了。

没死人政府也给钱，乡教委就此事件作出深刻认识，关心不够，划拨一千，县教委给一千，乡政府、县政府各给两千。

还好，六千元。但六千元要起一栋新教学楼可就太难了。这儿冒出个“教学楼”这词，原是村委会跟学校早已设计好了的，要不收那厕所费、维修费何用来。

村上有见过世面的人说：其实这一次要死一两个人就好了，

这样上边也不用你申请，自动就会把这房子给你盖起来。我叔叔火了：死谁？你说死谁？死你儿子，你妈的，讲的人话。

六千元加上那几万厕所费，还有一些个别的钱。村委会跟学校决定立马就筹建一栋教学大楼，而且立即就请人设计了图纸，迅即又开挖了地基，就动工了。钱慢慢筹吧。

筹钱的第一步还是加重厕所费，另把维修教室费改成建校费，并按各户在校人口数加收建校集资赞助费。不交？不交你退学吧。大家的事大家做。另外还有村里邻村有识之士的义捐。完了就给原在本校读书现在外地工作的本校桃李子弟们发募捐信，主要是发给干部、工人、非农业户口。原在本校读书现在嫁到外地农村或是倒插门到外地农村，或是在本村活着但家里再没人读书的，你给他们发募捐信那钱也是募不来的。

我当时就收到了一封募捐信，那信上“陈二狗”三个字是手写的，其余的字是打印的，当然是那种旧式的手动打字机，不是电脑、四通。呐，我这里把这信原件照录如下：

募 捐 信

尊敬的陈二狗先生：

我校位于县城东 10 公里处，由原来的庙堂发展成为管辖五个村完小的中心校，是乡一级学校的重点。解放前我校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 1948 年，省东部地下党负责人李赞和本县地下党负责人黄火生同志曾派陈家才同志以校长的公开身份到我校进行革命工作，在教员和高年级学生中开展秘密的地下革命活动，先后有邱才勇、陈天老师参加了革命工作。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学校的革命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很多同志入党入

团，学校为我党培养和输送了不少人才。如在中国科学院任研究员的张文成、张文亮，在省计生委任主任的陈木，在省总工会任处长的黄显才，在太原搞电力的高级工程师黄宝文，在广州画院任高级画师的吴有，在香港做经理的黄福旺等同志，都曾在这所学校进行过秘密的地下革命工作和活动，为我省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较大的贡献。

当今的我校在上级党政部门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教学质量逐年上升，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社会主义人才。然而，教育的发展远远满足不了当今人口的增长，学校现有教职工 36 人，21 个班，学生 1380 多人，平均每班有学生 60 多人，班级人数之多，直接影响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我校的校舍教室基本上都是民国时期留下和由庙宇改建而成，只有两栋平房宿舍和一座两层的泥木结构教学楼是 60 年代人民公社时所建。这座泥木结构的教学楼（10 间 750 平方米）经过 30 多年的风吹雨淋，地基下沉，墙角严重破裂，屋面倾斜，倒塌即在旦夕，前年已被上级定为严重危房。前段其中一间的楼面已坍塌，造成学生两重伤八轻伤的惨重事故。目前学生已无法进去上课（实际还在上课——作者注）。下学期本校学生将增加到 1600 多人，现尚缺 6 间教室，如不尽早修建新的教室，那么下学期本校将有 200 多名适龄儿童无法入学，家长欲送子女上学的愿望无门。学校、村公所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解救 200 多名适龄儿童能早日到校学习和不贻误后代人的

学业，使他们健康成长，以及消除 750 平方米的严重危房，学校和村公所已发动群众集资 6 万元，在近期内拟建一栋教学楼（18 间教室，1350 平方米），约需资金 34 万元。故此，敬请你伸出热情之手，慷慨资助，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家乡父老兄妹将感恩不忘。到时，当众红榜鸣谢，凡资助 40 元以上者还将在校门前立碑刻字纪念，以使芳名千古流传（款请汇马口中心校马古贤校长收，邮码：531111）。谢谢各位校友的支持！

顺祝您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步步高升

马口中心校筹资建校领导小组（盖章）

3 月 28 日

（附部分校友名册于后）

名册录有数百校友之名，姓名、性别、单位、电话、职务、职称，也不知学校、村公所怎么会知道得如此详细。我粗略翻了翻，特别著名的也没谁，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大概也都齐了吧。据说捐款捐得最多的是“募捐信”上提到的香港经理黄福旺，二千港币，其余的多少不等，没出黄福旺那个数。我那时看完募捐信，心里强烈的愿望是至少捐四十以上，四十元就可以刻名花岗岩上。想想，那是花岗岩呀，风吹雨淋日晒的，想来那花岗岩三五十年内不会风化，挺值的，捐吧。奈何其时我妻刚生儿子没几天，正到处等钱用，我那时没搞第二职业，不像现在给人写写广告词，或偶尔胜利大逃亡似的帮人拉成功一两次广告，或有时给人写点马屁报告文学、有偿新闻类的稿件。噯，先声明，

我不是报社记者，我这儿说的有偿新闻稿件就等同于乡下县城邮局门前那代人写信写情书写状纸的老先生类的捉刀代笔，你拿材料来，公司老板经理厂长，写完了发哪家报纸你自个发去。那时我死领工资，两百来块，我抱着我还在吃奶的儿子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忍痛弃名，捐二十，要知道省下那二十可是可以买一袋进口“力多精”或三到四袋国产奶粉的呀。当然，要换了我现在的心境收入水准，捐个一两百还是勉强可以的。没了，我那时就二十。

马古贤校长对我仅捐二十元很不满意，他跟我那也在学校做代课老师的堂妹小巧（我叔叔的女儿）说：“你哥哥才捐二十？这么小气，看来也是没多大本事的。”校长很不屑地一撇嘴。“有给你就不错啦。”小巧说。我后来知道了对校长耿耿于怀，妈的我没本事你还上来找我？

发完募捐信，就该进行下一步动作了，校方和村公所我叔叔他们都清楚知道，这些个可爱的校友们大都领工资的人，其能量比陈二狗也好不了多少，要都像香港老板黄福旺，每人两千港币，那也就差不多了吧。

还得政府支持。

我叔叔们想找的政府自然是乡政府和县政府。别的没敢多想，比方地区行署、省政府、中央政府之类的。

先找乡政府，反复找，一二三。乡里说，“不刚给你们钱吗？”叔叔们说：“是呀，那钱如果用来维修塌了窟窿的那房子，是可以勉强撑撑。现在我们想干脆就让那危房塌了得了，我们盖新的。”“哦，是想起新房子呀，我们研究研究。”乡里说。

又找县里，县里也惊诧，不刚给你们钱吗？叔叔们又把跟乡里说的话重复一遍。“这就难了，县里财政这么紧张，县直机关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哪有钱给你们。吃饭事大还是建校事大，你们说？”县里说。

又找乡里，乡长不耐烦了，就给出个主意，也不是踢皮球。

乡长说：“你们邻村水口小学，大前年不是起了一座教学大楼吗？”叔叔们点头。“你们猜那钱是从哪来的？”叔叔们摇头。“省里给的。当然我们乡里县里也给了点，但主要是省里，十五万呐，他们村有一个人在省教委做副主任，就他弄的。”“噢。”叔叔们恍然大悟的样。“我记得你们村里不有个叫陈木的，在省计生委做主任，厅级干部呢，干吗不去找他呢？”乡长说。“是呀，省城里还有不少村里人呢。”叔叔们突然想起来似的。“省里要给了你们，实话说，我们乡里、县里都会配套给点的，但就我们给那么点，你们是盖不了楼的，还得看大头。”乡长又说。唔，马古贤校长很阴谋地点了点头。

回来叔叔们赶紧到水口村取经。完了学校和村公所立马就给省教委、财政厅写了个申请报告。那报告跟“募捐信”的内容差不多，无非是先说说本校的革命史，给国家输送了多少人才，然后说危房、困难，拟建的新教学大楼，预算投资，群众农户勒紧裤腰带集资了多少，有识之士赞助支持了多少，预算尚缺多少，最后要求省里拨款二十五万元，二十五万！

报告写好了就得盖公章，那公章也不是那么好盖的，乡里的倒还好盖（乡长出的主意么），县里的可就难了。我没参与盖公章这事，也不太了解，自然就没法赘述这盖公章之事，我就给您数数公章吧：学校、村公所、乡教委、乡政府、县教委、县财政局、县政府。红彤彤的一片。

3

盖完章就到城里。到了城里就得先说进城来的我叔叔他们三人中的一个，那就是在我老家老街上开有一个小糖烟酒店的小眼睛小个子的小店主陈灵，你道小店主陈灵跟着我叔叔和马古贤校长进城来干啥？陈灵既非村干部，又非小学校长副校长教师什么

的，学校上来跟政府要钱关他何事。错啦，这趟进城，应该说是我叔叔和小学校长马古贤跟着陈灵进城。陈灵是谁？陈灵是省计生委主任陈木的亲弟弟，一母所生同胞兄弟。村委会决定请陈灵带人进城找他哥帮村里学校弄钱时，陈灵很自豪：“那是，那是，村里早该进城看看我哥，我就糟蹋几天生意带你们进城跑一趟，也为村里父老办点事嘛。”我叔叔说：“你看到城里我们住哪呢？”我叔叔意思说是不是住我侄儿陈二狗那儿呢？“别，你陈二狗住多少房子呢？最多两房一厅，我哥多少？五房两厅，住死你。再说这次上去主要是找我哥，住我哥那儿也好说话。”陈灵很自豪。陈灵既如此热心，村委会也就放心了，上去主要就找厅级干部省计生委主任帮弄钱，再就是村里经费无多，这样安排也省了住宿费的开销。当然可以找我，但我住在城市的边缘，离市中心太远，陈木家则在省城的中心，机关要地。我叔叔和村委会干部当时想，要进城，陈二狗能帮得到的也就是住宿，尽管挤一点，还可管几顿饭吧。

谁想进城一瞧，陈木不在家。

我叔叔和马古贤校长还有店主陈灵在陈木家把大包小包的行李卸下来时感觉很遗憾，陈木夫人（厅级干部的妻子可以称呼为夫人的吧）说：“老陈到北戴河去了，刚离休，政府组织些老同志到那边玩几天。”陈灵一听，就有虚汗往额头上冒：“离了咩？离了咩？”陈灵不知道他哥哥离休了，要知道了他也不会这么兴致勃勃地带路来，乡下人都知道城里人对“人走茶凉”这事落实得特好。

我叔叔背里和校长马古贤、陈灵一合计，退了也不怕，虎老雄风在。这厅级干部跟厅级干部应该是挺熟的，再说早先陈木还在公安厅做过侦查处副处长，再早先还在物资局呆过，想来肯定跟那教委、财政厅的厅长也挺熟的，等他吧。

等了两天，陈灵急了，家里那店没人看呐，陈灵问嫂子：“我哥还不回来呀？”陈木夫人不知道陈灵们不懂北戴河在哪，我

叔叔他们以为北戴河不过是城外郊区的一条有树有水的河或水库类的，住两天不就回。“北戴河远着呢，在北京那头，去疗养呢，起码半个月才回，我以为你们没事上来住两天就走。”陈木夫人说。

没辙了吧。陈木夫人年纪一大把身体又差不愿管事。

找陈二狗吧。

我一看叔叔递来的那写给省教委、财政厅的报告就好笑，还气。您瞧在落款处那一大圈红彤彤的公章中，县教委的那一枚中间签的是“请省计生委酌情大力支持解决”。这不瞎扯吗，教委财政厅跟计生委不搭界呀。“妈的，县教委那狗秘书，他问我们上来找钱是找哪个部门？我们说教委或财政厅，他说你们要找省教委我就不给你们盖章签字，你们找省教委省教委万一给你们钱，那你们肯定占了省教委每年给我们的基建维修款额指标，要都戴帽指名给了你们，别的小学还要不要，县里有困难的小学也不是你们一家，多了，所以你们不要占我们省教委的指标，除非你们通过另外的渠道找到钱。说吧，你们找哪个部门？哦，计生委，我只能给你们签计生委。妈的这痴佬（神经病）。”马古贤校长愤愤地抖了抖报告，“你看我们签字前就不敢把教委写上去，那字是后来补上去的，你看。”马古贤校长又说。我细细一看，果然。妈的县教委的那个蠢驴。

“二狗，你明天带我们去找省军区的一个小老乡，叫吴水，营长，看他有办法帮我们没有。听说他上次探亲假回去背了支手枪回去，看来挺有办法的。”叔叔坐在沙发上吸着支烟很前辈地跟我说话。

“是啰，听说带了手枪，还有一把很漂亮的匕首，腿毛轻轻一刮，都掉了。”陈灵附合。

校长说：“我们村这么多年，当兵的就他混得好，提干了，听说还在要害部门，管军事物资，很多人求的。还做点生意吧。”

你看，叔叔们没问我有办法帮他们没有，只是叫我带路找老

乡。

第二天我们是上午去找的吴水。吴水实际是省军区后勤部的一名上尉管理员。说是小老乡，实际也不太小了，三十六七的样。吴水见了我们跟天下所有的老乡见老乡一样，很高兴。一般来说在城里工作的乡下出来的人，见了家乡来的父老都尽可能地表现出热情，尤其是还有亲戚在乡下的城里人，否则，当心父老戳你脊梁骨，说你没祖没宗忘恩负义。校长是吴水的上下几届同学，我叔叔是村官呀。也不是说吴水怕我叔叔，吴水他们家就他一个混得好的，母亲是个病秧子，父亲是个赌鬼。兄弟姐妹都务农，挺难的。农村里那婚丧红白喜事又办得挺排场的，不管如何的穷，都这样，热闹呗。喜事还好办，要死人了，我们村里要没我叔叔到场，得，你甭热闹了，自己抬上山吧，没外人在那可是要倒霉的。我叔叔还是个漂亮的唢呐手呢。这婚丧喜事要没个漂亮的唢呐手，那你这事可就寒碜了。再说我叔叔大小还是村里的第一行政长官，还有我叔叔的威望（没威望怎么能做村长呢？），你这红白喜事我叔叔要到场了，那可是非常体面的事。哟，这村长来了，还亲自操唢呐那！我叔叔操唢呐都不收费的，义务，乡里乡亲的，但一般事主都给个利市红包，不多，也就那么两三块钱，早先是两三毛钱。这不算工钱。再者，上边说了，吴水他家就他一个混得好的，兄弟姐妹父母在村里属于下中农，还全都在村里。你说，这吴水日后用得着我叔叔的地方还多着呢。我这么说就俗了。

就这么说这吴水就得热情。

吴水很热情，说：“走，先到我家坐坐。”出了办公室，吴水说：“这部队的纪律很严，我先送你们到家坐着，待会下班我再回，也快下班了。”“那是，你先忙你的事，别影响工作了。”我叔叔说。

“哟，还买什么东西来哟。”进了客厅吴水说。

“没什么，几斤水果，给小孩吃的。”小店主陈灵边说边往外